

穿越時空的 姐姐

羊格

社會科學院 二年級（2013 — ）
一個網絡寫手，喜歡文學，喜歡自由的空間、百態的形式。

「喂，你們的姐姐呢？」老爸躺在床上，在白色的被窩裏問。
我說：「好像正在趕來。」

老爸沒回答我，只合上眼，沒氣力地擰點頭，便沒事般繼續睡了。我覺得他該睡覺，於是我為他把被子拉到胸前，然後站起。

突然，他捉住我的手腕說：「她不會來的。」

明明你上一秒鐘才問我姐姐何時會來……我擰點頭，「嗯」了一聲，轉身打開病房大門。

老爸高聲向我呼喊：「她穿越時空了啊！」

他向我伸長手臂，指着我。我回頭看去。然後，他又垂下了手，合上眼。完全寧靜的病房裏，彷彿連時光都停下腳步，不敢再往前走。

我始終不大放心，便回到他的身旁，安靜地守候睡着的他。

在老爸入院之前，他常常跟我提起姐姐的軼事。而她掉到海裏這一件事，是他最常提及的，前前後後重複了好幾十遍。

* * * * *

「妹妹！妹妹！」她一直的往前跑，我從後起勁地追，邊跑邊叫：「不要跑啊！」

「追我啊！」追到海旁，幾乎走到碼頭邊緣，要是多走兩步，就會到達大海。她回頭看我：「哥！」

「你跑得真慢！」她罵。

那年，灰色的海很大，風也是，岸邊有些白頭浪。

妹妹的背影在前。

我快要追上她了：「你才慢！垃圾！」

嗖通，她掉到海裏。

她不斷拍水、下沉，又不斷呼救，我很害怕，不住大叫：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」但四周沒有人，只有浪，遠處躲在這霧背後的山、幾隻飛過的鳥。

妹妹快沒氣力，我心裏焦急，跟着跳進水裏，嗖通。浪和急流使我不能自如游動，幸好妹妹還不算飄得太遠，我捉住她，但她不斷拍動的手先打到我，再把我按下，我昏倒了。在這之前，我依稀聽見遠處有許多人聲。

我的記憶在此處斷開，腦裏只剩下一片黑暗。醒來的時候，我已經回到家裏熟悉的床上，見到媽媽，鄰家的陳大姨和黃大嬸也都到來。

他們的兒子——小牛、大明也來湊湊熱鬧。

我這才驚醒過來：「妹妹呢？」

妹妹比我早醒，她走到我的身旁，跟我笑說：「哥哥！我進入時光裂縫了啊！」全家聽她這麼一說，都愣住了，張大嘴巴、睜大眼睛，沒有誰可以給出得體的反應。妹妹還沒留意得到，繼續說：「真的啊！我看見了啊！」

妹妹堅信她所看見的事，但這實在太好了，小牛、大明聽見，把她的話傳到學校裏面，全班聽見都爆笑起來。但她始終堅信：「我真的進了時光裂縫啊！」

這事，成了你們姑姐的一大笑話。人們笑話她了，那時她還瘦得勻稱，走來問我：「哥！你信我嗎？」她說這句話的時候，還紅着眼呢！我笑笑說：「信，信啊。」手伸向她的頭頂，輕捉她一頭亂髮。

後來，我們長大，知道根本不可能穿越時空。

「哎啊！妹妹呢妹妹呢？」我故作慌張地問。

她的臉蛋紅透：「好啦！我掉進水裏！又穿越時空了啊！好了沒有？」又一掌拍向我的後腦勺。

我捧腹大笑。

* * * * *

躺在床上的老爸突然彈起：「妹妹呢！」

我當堂嚇倒，身子半站半坐的，兩拳收到胸前。等他平靜下來，眼睛緩緩放鬆，我才敢問他：「老爸，你還好吧？」

老爸剛才年輕的氣魄消散掉了，變回正常的沒有力氣的老爸，他用平常的聲調問我：「妹妹呢？她在哪啊？」

「快到了。我想。」

然後他又合上了眼，呼呼大睡。

姐姐終於來到醫院，她打開大門，但老爸毫不察覺。我們點頭打個招呼，她放下手袋，把裏面的紙巾、毛衣放到老爸病床旁邊的鐵櫃裏面。鐵櫃生鏽的關節拖出尖啞的「伊啊」聲，但老爸依舊沉浸在夢裏沒醒。

我在心裏複核一次，確認沒搞錯了，便向姐姐報告一遍關於老爸的重要數據：「尿很暢順。但在拉大便方面，他表情不怎麼好看，但整體不錯，大便還是有的。」

「只是……」我支吾地說。姐姐接着便問：「怎樣啊，老爸這天說了我多少遍壞話？」

我認真數數，又給她報告一遍：「應該五至七次左右。這天說得比較多關於你掉進海裏的事。」

「喂……是嗎？」她點點頭，小心翼翼關上鐵櫃的門，因為這次的力度較輕，鐵鏽與鐵鏤間的磨擦聲沒那麼響亮。安頓一切，她便安靜坐下，看看我，微笑一下，從手袋掏出一張百元紙幣：「你吃飯沒有？你先去吃個飯吧，我來看着他。」並把紙幣伸到我的前面。

我搖搖頭：「不用了。」

「只是……」我接着問：「你真的會穿越時空嗎？」

「白痴！」姐姐忍不住大罵，但發現她的話聲太大，會吵到鄰近床位的病者，連忙掩着嘴巴：「你怎會相信這個男人的話？」

「他很堅持。而且這樣的故事，他重複了好幾十遍。」我說：「雖然我分明知道人不會穿越時空，但似乎我不能否定這種可能。」

她側頭看我，她應該覺得我很奇怪。

她說：「這要視乎你『穿越時空』的定義。」

老爸再次醒來。每天他都是這樣，醒來、睡着又醒來，用同樣的身體姿勢保持在活着的狀態中。或者我這樣說很不孝，但我看見的是活着的老爸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，我應該慢慢接受這個事實。但事實是，當我把這接受過來，我就覺得這種接受奇怪得有點不能接受。

老爸平躺床上，視線向我掃來，他問我：「你是誰啊？」

姐姐哭了。

* * * * *

眼前有個不知名的少年，妹妹就站在他的身旁。這個年輕人，戴着眼鏡，和我年紀相約。但於我的記憶裏，這人是從未出現過的，我覺得很陌生。

妹妹告訴我：「他是你的兒子。」

「荒謬，不要玩啦！」我向她罵。妹妹哭了，不明所以地哭了。我接接後腦勺問她：「甚麼事了？」

少年楞住，緊盯着我。妹妹哽咽說：「沒，沒事。」

「哈！妹妹啊！你長大了，不許再吹牛。」

她沒答我，也沒回答，只向我問：「這天天氣不錯，要出去嗎？曬曬太陽，聽聽人聲。」

我點頭說：「好啊。」我正欲起床，但身體卻異常沉重，所有關節都像被鐵絲細着而不能自如彈動，妹妹上前扶扶我。我坐上輪椅。

慢慢地，我來到黃昏的陽光前面，我覺得這天的景色很美。

「妹妹啊。」我笑了笑：「你又要出發去找時空裂縫了嗎？」

* * * * *

姐姐把老爸扶上輪椅，倘開大門，往外進發。我跟在他們後方。老爸坐上輪椅之後，有時會望向極遠處的一點，有時頭部又會稍稍移動，看看走過的穿着護士裙的年輕姑娘。

姐姐笑時，眼睛幾近睜起，她似乎鬆了口氣：「看來你老爸的精神不錯。」

「是啊。」我回答了姐姐，那位年輕姑娘似乎是大學實習生，挺漂亮的，我跟她打個招呼。姐姐即時嘲諷我倆：「你們兩父子啊，真是相似！」

然後她頓了頓，跟我說：「剛才的事，你不必記在心上的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的老爸啊，人老了，老人痴呆啊，會忘記近來的事。把記憶永遠停留在那個叫做『以前』的狀態。」

她見我滿面疑惑，知我不懂，便解釋說：「你說他記性差？不可以，因為他把每件發生在『以前』的事都死死地記住，甚至比我记得更加清楚。但要說他記性好呢？這又說不過去，因為他所有關於『現在』的記憶都被損掉了。」

我的眼前，有灰濛的兩隻背影、灰濛的黃昏落下、灰濛的眼。姐姐轉面向我：「怎麼了？為甚麼你要哭呢？」

「沒有，我沒有哭。」

姐姐問我：「哪一段是你最快樂的時光？」

「童年吧。」

「如果你的老爸可以留在那時，這很幸福啊。」

這天的黃昏很美，金黃的陽光底下偶爾飛過幾隻歸家的鳥，但太陽將要沉降到山的背後，天色靠近深藍，海和浪濤得不怎分明了也不再閃着金光。

「妹妹啊。」坐在輪椅上的老爸聽見姐姐的聲音，便又問她：「你又要出發去找時空裂縫了嗎？」

她答：「真的啊，這真的存在，你不信嗎？」

「信啊！我信。」老爸搔搔沒有頭髮的頭頂，有點不好意思地笑着說：「喂！妹妹啊，你該長大，不要再這麼笨了，好嗎？」

曾校長

馬華勇

中文系（2011 — 2014）

操場邊那株筆直的常青香樟，幾十個秋冬以來送走了一級級學生們，它卻依舊在那裏挺着，挺得比旁邊的旗竿還要直。

據說它是建校之初由曾校長親手栽下的。

曾校長是校內的神秘人物，沒有一個教職員或學生知道他的來歷，也沒有人敢問。在這所學校裏，人人都要看他的臉色行事，但準確地說，卻從未有人能仔細端詳過校長的臉色，因為所有立在他跟前的人，平行視線最多只能停駐於其略寬的下巴——將近一米九的身高決定了曾校長居高臨下的姿態。而當人們基於禮貌或其他原因而仰首，將目光掃向那副雕塑似的面孔時，又會不其然地想扭頭閉眼，然後驚訝地發現緊繃的肌肉片刻之間根本不聽使喚，旁人遠遠望去，還以為地面上硬生生生插着兩根長短不一的筷子。有舊生曾煞有其事地說，校長不用開口就會讓他自然生出伏首懺悔的衝動，即便他根本就沒犯校規，這可比教堂裏的耶穌、十字架管用多了。

也沒有誰能解釋校長衣著習慣的由來。年復一年，日復一日，黑色西裝裏搭一件白色襯衫，唯一有變化的只有領帶的顏色——要麼暗藍，要麼銀灰，要麼深褐，就像一把把嵌在胸前的寶劍。天晴下雨，酷暑寒風，一樑走廊上總佇立着那一身黑白，當銀灰色領帶連續七年在陸運會頒獎台上亮相後，不少學生猜疑，究竟是校長秉持着老夫子式的執着，還是他身上長出了第二層皮膚。

每逢早會、周會，曾校長的聲音都會傳遍整所學校，自他口中吐每個字都沉厚得像是工廠裏被機器擠壓成四方形的鐵塊，若發現學生聊天竊笑或列隊散亂，「鐵塊」又會迅速轉變成散射的大口徑子彈，每天五點半過後如果還在操場上嬉鬧的學生，也能見識到「子彈」的威力，他從不用吼，一個字一個字地自一樑走廊擲向操場，用不了幾秒效果卻奇好。

巡視課室是他每天的常務，自辦公室起步，到掛有「整齊嚴肅」校訓牌匾的圖書館，再到各級課室……學校靠近走廊的窗子離地約有一人高，當「咚、咚、咚」皮鞋擊打地板的聲音自門外傳來，一顆架着厚片眼鏡的鋼鐵便會隨之出現於窗戶外，這時除了睡不着的和沒長眼睛的，都會敬地挺直了腰板，然後在靜默中等待「咚、咚、咚」不快不慢地走遠。

曾校長是住在學校裏的，而所謂的住處，不過就是在學校頂樓佔了間小屋。自三號樓梯往右轉就是化學實驗室，向左拐就是校長的住所。所有人直到畢業都沒弄清，那裏該稱作「校長的家」，還是「宿舍」，甚至連校長就住那的說法，也更像個言之鑿鑿的傳聞，因為平日裏幾乎沒人曾見過校長自那裏進出，微微染着鏽斑的鐵門終日緊鎖，以致師生們更願意相信校長是睡在一樓的辦公室裏。從實驗室門外斜斜望去，能窺見小窗窗台上大大小小叫不出名字來的蒼蠅盆栽，在喧鬧與寧靜交替之間呼吸着陽光。偶爾，還能聽見屋內傳出狗兒的吠叫，對此學生們紛紛尋思，屋內困着的，不是大狼犬，就是藏獒。

自從前年曾校長在學校突發暈厥，被救護車緊急送進了醫院後，他的身體就迅速垮了下來，自此有關他退休的傳言甚囂塵上，但是誰也無法確定，只知道現在每日的巡視仍舊在持續，「咚——咚——咚」「咚——咚——咚」的腳步提醒着人們挺直腰板，偶爾，擴音器裏還會傳來那沉厚的聲線與幾聲咳嗽。

上個月的舊生聚會裏，曾校長又一次成為了話題焦點。一個回母校任職的舊生確認了校長即將退休的消息，慨嘆像幾天前校長連喊幾分鐘催起學生回家的場景愈來愈珍貴了。有人說起最近某個晚上經過學校時，看見一身便服的曾校長牽着一隻金毛尋回犬，在那株落葉的樟樹下靜靜、緩緩地踱着步。有人從手機裏搜出謝師宴上的大合照，照片裏，曾校長端坐正中，一身黑西裝配白襯衫，胸前繫着的火紅色領帶，格外地顯眼。

編者的話

一

曾經，伊把身子蜷縮
安睡在鋁皮罐頭
以美夢調味
甦醒過來——才見身上
留下日久折疊的夢痕
和星星斑點，像豆豉
像霉菌；不可預料的
它們也在「發夢」
甚麼擦過荒涼的牙齦
幾經彎曲，滑下腸胃
如今又化成湯
伊把一片經年泡浸的
醃黃的臉容，送入稀飯
待它慢慢沉沒……

二

袖口擡出一支竹
獨自瞭在夜裏
瘦削而堅硬的影子
穿破牆垣，成為自由的桅
駛向遠方的風聲和老歌
飄呀——盪呀——
直至哪處滴下破裂的水
打濕了伊的幻想
夜吹起冰涼徹骨的風
生活在顛沛
待翌晨的日出
將一切抖乾
但誰會知長夜漫漫

三

伊，是被遺忘的孩子
輕輕喘息，以乾癟的乳房的餘溫
盼望他們來接
牆上的石灰老是剝落
痛風藥在綿綿細雨裏失去效力
伊緊捏着一條線
線頭在針孔上碰呀碰
怎樣也串不起
膝上的長裙化成一道倩影
帶着銳線的破口
炯炯娜娜地
走進霞光

四

紙皮箱在屋子裏堆積如山
數不清的日子呀
伊唯有把它們
逐一割開，攤平
扎成最工整的形狀
一併賣給路邊的收購者
（偷灑瀝水，渴望多個幾兩重）

帶走十三塊
安睡在那個
留給自己的
灑了水的箱
猶如安睡在
曾經的美夢

第九期《支流》準備了七個作品跟大家分享。

劉錫照在〈假如我接下來要說的都是謊言〉中，用了獨具風格的表達方式來呈現主題。作品初看只是一堆胡言亂語，要待中段起，才能慢慢發現那些貌似毫無道理的言辭背後，其實深藏着「我」無法啟齒的難過與悲慟。結尾讀來尤其讓人傷感。本作敘述手法甚具新意，考驗着讀者的耐性和理解力。閱讀〈失效〉時，我一直在推敲，究竟故事中的病的是「我」？還是「我」的母親？郭穎龍以母子間彼此矛盾，又互相呼應的交叉敘述，為小說營造懸疑與張力，成功牽動讀者的好奇心。此外，「麗」這個人物值得注意，她不是主角卻絕對不可或缺，在作品中起着串連母、子兩個故事的重要作用。我認為作者這個設計非常出色。如果〈失效〉中的父親是生是死尚有疑問，那麼〈穿越時空的姑姐〉中的老爸肯定正步向死亡。作品寫一個男人年老患病，逐漸喪失記憶，卻老是反覆想起一段有關係妹「穿越時空」的往事。故事原本平凡簡單，但羊格巧妙地運用了兒子和父親兩個主角第一身的觀點來敘述，加上「穿越時空」的話題，為故事添了幾分哀傷的同時又抹上一份朝氣，也令作品變得耐讀而可堪玩味。

馬華勇的〈曾校長〉是一篇優秀而典型的人物描寫文章。作品有著描繪細緻、畫面感強的特點。作者有條不紊地從人物的身高、衣著、聲線、日常活動、住處以及一宗意外事故，刻劃出曾校長具體鮮明的形象。作品在人物描繪的技巧上，做了非常好的示範。

鄭佳裕的〈安置區〉和龔璿的〈伊人的等待〉同樣道出了一些值得大家關注的社會面貌。前者寫安置區居民的起居，後者寫拾荒老婦的實況。從前的安置區已清拆淨盡逾十年，但詩中那個「等待公屋的夢」，仍輾轉飄蕩在二十七萬個床頭被隙。現代的香港看似富庶繁華，但那些拖着紙皮的「瘦削而堅硬的影子」，卻仍在大街小巷低首向健獨行。這兩首詩，讀來讓人唏噓。與之不同，龔羅智堅的〈寄生，共生〉則令人悚怖。作品以蔓藤對樹充滿怨懣惡毒的自我剖白，準確、貼切而又赤裸裸地訴說出嫉妒之情。結尾「回報你惡毒的包容」一句，尤其觸目驚心。

執筆之時，大學文學獎得獎文集《途上》剛出版了，愛好寫作的朋友，一定不要錯過這本好書。

龔璿

人文及創作系二年級（2013）
喜歡散步，喜歡在商場看街。